

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

賈島集校注

齊文榜校注
人民文學出版社

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

賈島集校注

齊文榜校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賈島集校注/齊文榜校注. - 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,
2001. 11

(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)

ISBN 7-02-003385-7

I. 賈… II. 齊… III. 唐詩-注釋 IV. I222.7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0)第 86856 號
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

責任編輯:林東海 責任校對:方 群
封面設計:徐中益 責任印制:王景林

賈島集校注
Jia Dao Ji Jiao Zhu
齊文榜 校注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:100705

新華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

字數 300 千字 開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張 20.375 插頁 2

200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-3000

ISBN 7-02-003385-7/I·2586

定價 28.00 元

前言

賈島（七七九——八四三）字浪仙，一作「閬仙」。幽州范陽（今北京西南）人。早歲爲僧，法名無本。至東都，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寺，島爲詩自傷：「不如牛與羊，猶得日暮歸。」韓愈見而憐其才，遂教爲文，俾還俗應舉，時已三十四歲。《唐摭言》卷一二說他「不善程式」，這大約是他屢試不第的原因之一。由於久困名場，生計拮据，韓愈、姚合等師友雖對其生活有所周濟，然仍不免「拄杖傍田尋野菜，封書乞米趁時炊」（張籍《贈賈島》）。姚合《別賈島》亦云：「懶作住山人，貧家日賃身。書多筆漸重，睡少枕長新。」則已落到賃身傭書以維持生計了。有時賈島還四方奔波，下魏博、登隴岐、浮吳越、遊淮西以求助友人。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中，賈島「日日攻詩亦自強，年年供應在名場」（姚合《送賈島及鍾渾》），堅持科舉仕進和詩歌創作。穆宗長慶二年（八二二），賈島因不滿科場弊端，作詩諷刺權貴，與平曾等被奏爲舉場「十惡」（《鑒誠錄》卷八）。島初至京，居延壽坊，元和末移居樂遊原荒僻的昇道坊。文宗開成二年（八三七），因誹謗罪，責授遂州長江主簿，因稱「賈長江」。五年遷普州司倉參軍。武宗會昌三年（八四三）秩滿，轉普州司戶參軍，未及受命而卒，年六十五。生平見唐蘇絳《唐故普州司倉參軍賈公墓誌銘》、《新唐書》本傳、李嘉言《賈島年譜》等。

賈島一生，正值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從極盛的巔峰跌落下來，由喘息休養漸趨中興，又由中興迅速走向衰落的時代，藩鎮割據、宦官擅權和朋黨傾軋三大弊政愈演愈烈。長達八年的戰亂，最終以招降

河北叛將宣告結束，給中晚唐社會留下了無窮隱患。德宗即位，本欲討伐河北諸鎮，誰知又引發了「建中之亂」，藩鎮兵禍非但沒能鏟除，反而由河北延及河南，最後只好姑息作罷。憲宗即位，勵精圖治，先後任用杜黃裳、武元衡、裴度等賢相，雖相繼平定了淮西、滄景之亂，一時出現「中興氣象」，然國家為此也耗盡財力，不得已改用皇甫鎛等一班聚斂之臣，弄得民怨沸騰，朝野不安。待憲宗一去世，不僅河北諸鎮復叛，武寧、宣武、昭義、橫海四鎮亦倣倣河北三鎮擁兵自立，加之吐蕃、回鶻屢興邊患，「中興」光芒稍現即逝，唐王朝遂即呈現出衰亡趨勢。

安史亂中，肅宗任宦官爲觀軍容使，行統帥之權，這是宦官干預政事的開始。代宗朝，任宦官爲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，直接掌握兵權，皇帝生死廢立的大事遂由宦官決斷，在蕭牆之內製造了一連串悲劇禍亂，「永貞革新」的失敗、唐憲宗被害、穆敬二帝的廢立，皆宦官一手策劃。宦豎操縱了唐王朝的命運，氣焰十分囂張，致使「甘露之變」中發生宦官誅殺宰相等大臣的慘禍。待晚唐，朝臣不得已借助強藩力量誅除宦豎，唐王朝的氣數也遂盡於藩鎮之手。

朝廷官吏互結朋黨，中唐以後其勢大熾。朋黨林立，互相傾軋，且不惜與勢力強大的宦官勾結以自重，嚴重影響了朝政。著名的「牛李黨爭」長達四十餘年，連皇帝也束手無策。文宗嘗歎曰：「去河北賊非難，去此朋黨實難。」（《舊唐書·李宗閔傳》）三大弊政加之兩税法推行，剝削加重，統治階級揮霍無度，百姓愈益貧困。

賈島生當此時，思想比較複雜。究其原因，一是唐代思想較爲開放，儒、道、佛等各種思想可自由發展，這種環境對廣大士人自然會產生深刻影響；二是與賈島複雜曲折的個人經歷密切相關。「故

園從小別」(《寄賀蘭朋吉》)，少年離家，至三十四歲以前，在這段人生最富有朝氣的年華裏，置身於隔絕塵世的寺宇內，對佛像、捧經卷，年復一年的修行生涯，對賈島佛教思想的形成，無疑是極其重要的。後來賈島還俗，「形貌上雖然是個儒生，骨子裏恐怕還有個釋子在」(聞一多《唐詩雜論·賈島》)，就是說還俗後，佛教思想仍然深深影響着賈島，特別在科場屢次受挫，仕途坎坷困頓時，佛教思想的深刻影響就更加表露無遺。《青門里作》云：「欲問南宗理，將歸北嶽修。」仕途無望的賈島，心目中最嚮往的就是南宗禪理。其詩歌表明，賈島不僅精通禪理，不少詩篇還散發着濃厚的南禪意趣。《夜坐》云：「三更兩鬢幾枝雪，一念雙峰四祖心。」《續高僧傳》二一載，禪宗四祖道信在蘄州黃梅縣雙峰山弘法「三十餘載」。「一念雙峰四祖心」，表明失意的、鬢髮斑白的賈島，骨子裏是一個道地的禪僧。「惠能同俗姓，不是嶺南盧」(《送空公往金州》)，「不知能已後，更有幾燈然」(《贈紹明上人》)，詩中頻繁出現六祖惠能的法名。《題童真上人》云：「江上修持積歲年，灘聲未擬住潺湲。」更是借濤聲說禪，以濤聲稍縱即逝，不滯留於灘頭波濤，形象地闡發了六祖《壇經》「於一切上念念不住，即無縛」的南禪宗旨。再如「言歸文字外，意出有無間」(《送僧》)，「解聽無弄琴，不禮有身佛」(《贈智朗禪師》)等，都散發着馥郁的南禪理趣。禪宗之外，賈島與天台宗僧人也有往還。「妙字研磨講，應齊智者蹤」(《送僧歸天台》)，智者乃天台宗開山祖師隋僧智顗，《續高僧傳》一七有傳，因其「一心三觀」等開宗理論創立於浙江天台山，被奉為天台初祖。賈島所受的佛教影響決不限於此二宗。蘇絳《墓誌銘》謂其「冥搜至理，悟浮幻之莫實，信無生之可求」，這是對賈島廣泛接受佛教影響的高度概括。

然而應該說，還俗後賈島的佛教思想只是泯除逆境痛苦的鴉片，消極反抗現實的武器；而自還

俗仕進起，賈島思想的主導已由消極避世的佛家轉向積極進取的儒家。他刻苦吟詩，力求仕進有成，雖屢舉不第，仍在十分艱難困苦的境遇中堅持進取。五十九歲時，雖因遠貶博得一官，然不辭辛苦，千里赴任，轉官後仍恪盡職守，直到去世，明顯表現出儒家積極用世的精神，致使蜀人畫圖像、立祠堂以敬之，《方輿勝覽》六三還把他列入「名宦」以示旌表。《寄滄州李尚書》一詩，賈島還對夷族的驕橫和入侵深表憤慨，表現了儒家強烈的愛國思想。在處境困苦的情況下，賈島對百姓遭受兵燹劫難深表同情，對戰後生產恢復表示由衷的高興，對苛重的賦稅表示不滿，表現了儒家「民爲重」「民胞物與」的思想。「掘井須到流，結交須到頭」（《不欺》），賈島篤於交遊，師事韓愈、孟郊、張籍，與姚合、無可爲莫逆之交，這又表現了儒家尊師信友的思想。蘇絳《墓銘》說賈島「六經百氏，無不該覽」，可見其於傳統思想的接受是多方面的。「燈下南華卷，祛愁當酒杯。」（《病起》）「十年走塵土，負我汗漫期。」（《紀湯泉》）表現了對道家 and 道教思想的極大興趣。而《劍客》一詩，則是其遊俠思想的大膽吐露，以至於吳敬夫說：「遍讀《刺客列傳》，不如此二十字驚心動魄。」（《唐詩歸折衷》）

一

賈島身後唯詩傳世。其詩歌內容雖不及同時代的韓愈、元稹、白居易深廣，但也多方面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。

自元和初赴舉至開成初貶長江主簿，其間除短暫出遊外，賈島在京師前後長達二十多年。早歲即已失去家庭憑藉的賈島，在米珠薪桂的長安度過二十多個春秋而未得一第，其貧苦困頓的狀況是一般

人所難以想象的。因此，賈島詩歌中最鮮明最深刻的內容之一，就是那些表現貧寒困苦生活的詩篇。「下第只空囊，如何住帝鄉。」（《下第》）「羈旅復經冬，瓢空盎亦空。淚流寒枕上，跡絕舊山中。」（《冬夜》）《朝飢》更云：「市中有樵山，此舍朝無煙。井底有甘泉，釜中乃空然。……坐聞西牀琴，凍折兩三弦。飢莫詣他門，古人有拙言。」《客喜》云：「常恐淚滴多，自損兩目輝。鬢邊雖有絲，不堪織寒衣。」囊無錢，盎無米，燼下無煙，冬無寒衣，真是貧困與飢寒交迫。在「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倉廩俱豐實」（杜甫《憶昔》二首其二）的開、天盛世，困厄長安的杜甫尚不免於「朝扣」、「暮隨」、「到處潛悲」（杜甫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》），那麼在國運衰落、兵連禍結、民生凋敝、財富匱乏的中唐，完全失去生活憑藉的賈島，較杜甫自然更加困頓不堪。《墨莊漫錄》云：「唐之詩人類多窮士，孟郊、賈島之徒，尤能刻琢窮苦之言。」孟賈所以能長於刻琢窮苦之言，就是因為他們的詩歌真實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。如果說孟郊詠唱窮困的詩歌，大多是下層官吏困苦生活的寫照，而賈島的同類詩歌，則是中唐下層仕子困苦生活的典型反映。過去這些詩歌僅僅被看作賈島個人生活的反映，無疑貶低了這部分詩歌的思想價值和社會意義。

賈島反映現實的詩篇，不及韓愈、元稹、白居易的集中而直接，相反中唐時代的重大社會問題，往往只被作為背景或敘事抒情的組成部分連帶而及。然而若能從時代高度對其全部詩歌加以梳理，聯類而及，便不難發現賈島詩歌不僅多方面地反映了中唐時代的重大社會問題，有些還相當深刻。如：幾歲阻干戈，今朝勸酒歌。……舊宅兵燒盡，新宮日奉多。妖星還有角，數尺鐵重磨。（《逢舊識》）百戰餘荒野，千夫漸耦耕。（《別徐明府》）

戰場幾處在，部曲一人無。（《代舊將》）

類似的句子還可再舉出許多。將這些詩句聯綴起來，不就是一幅中晚唐時代藩鎮割據、兵連禍結、村落蕩盡、生產破壞而賦稅反倒加重的慘痛社會圖畫嗎？詩人對藩鎮兵禍的強烈不滿，對民不聊生的深切同情，不也深深地蘊含其間嗎？再如：

青塚驕回鶻，蕭關陷吐蕃。（《寄滄州李尚書》）

隴色澄秋月，邊聲入戰聲。（《寄武功姚主簿》）

不是邢公來鎮此，長安西北未能行。（《上邠寧邢司徒》）

勇看雙節出，期破八蠻回。（《送李廓侍御劍南行營》）

聯綴這類詩句，則又可真切地再現唐王朝自安史亂後國力下降，與吐蕃、回鶻、西南諸蠻等民族矛盾加劇，特別是吐蕃趁機大肆東犯，侵吞唐王朝西域的大片疆土，將邊境一直推進到隴岐一帶的社會現實，而詩中流露的強烈愛國之心也鮮明可鑒。

從元和初到開成初，二十多年間，賈島多次赴舉而未得一第，對科舉弊端有切身感受，所以揭露起來顯得更加深刻和痛快淋漓。例如：

沈生才僂秀，心腸無邪欺。……毀出疾夫口，騰入禮部闈。下第子不恥，遺才人恥之。（《送沈秀才下第東歸》）

下第能無惡，高科恐有神。（《寄令狐相公》）

唐至中葉，社會弊端叢生，科場也充滿黑暗。通關節、託人情、徇私舞弊公然風行，根本不依才取士。

長慶元年，段文昌面奏穆宗：「今歲禮部殊不公，所取進士，皆子弟無藝，以關節得之。」穆宗因問諸學士，李德裕、元稹、李紳皆曰：「誠如文昌言。」（《通鑑·唐紀》五七）中唐著名的「牛李黨爭」，就是因這次科舉取士不公引發的。才能優秀的沈生（亞之）被黜落，是「禮部殊不公」的又一明證，所謂「高科恐有神」，就是可有託情、可通關節的人。這是一個多次下第的舉子對科舉弊端切中肯綮的控訴。《鑒誠錄》卷八謂：「（島）吟《病蟬》之句以刺公卿，公卿惡之，與禮闈議之，奏島與平曾等風狂撓擾貢院，是時逐出關外，號爲十惡。」賈島性格耿介，不怕觸怒達官公卿，大膽揭露科場黑暗，這在同時代的舉子中是很少能與之相比的。

賈島篤於交遊，其集子中交遊詩佔去大半。所與交遊者無論宰輔公卿、邊將諸侯、胥吏令佐、文人雅士，抑或僧徒道士、隱者及日本友人等，皆推心置腹，誠摯出乎天性。韓愈、孟郊、張籍、姚合這類師友自不須多言，即使一般朋友之誼，賈島也與之憂喜同心。如穆宗朝秀才雍陶歸蜀，恰值西南夷侵擾成都，島得知消息後深爲雍陶的安全擔心。不久夷人退去，雍陶安全返京，島賦《喜雍陶至》以相迎。詩云：

今朝笑語同，幾日百憂中。鳥度劍門靜，蠻歸瀘水空。步霜吟菊畔，待月坐林東。且莫孤此興，勿論窮與通。

久試不第、境遇困頓的賈島，詩中難以見到又說又笑的身影。所以此篇亦可謂賈島「生平第一首快詩」（浦起龍《讀杜心解》四之一評杜語），然此快詩恰是爲友人的安危而賦，其情篤交遊於此可知。《送褚山人歸日東》，反映賈島與日本友人的深情厚誼，寫得也很真摯動人。

這裏特別談一談賈島與僧徒交遊的詩歌。韓愈爲復興儒道極力排斥佛教，幾至殺頭。賈島作爲

韓門弟子，當然是清楚這一點的。然而還俗後，特別在名場失意、生活困頓之時，賈島思想又明顯向佛教傾斜，且多與佛徒相往還，上至高僧大德，下至一般遊方僧人，皆與交遊，集子中這方面的詩歌多達五十餘首，充分反映了賈島與佛教僧徒交遊廣泛，情誼深厚。諸如宗密、柏巖等高僧，他們去世，島皆有詩哭之。「上人坐不倚，共我論量空」（《就峰公宿》），寫與僧人談佛論道。「手種一株松，貞心與師儔」（《題岸上人郡內閒居》），表明心地與僧人一脉相通。「欲別塵中苦，願師貽一言」（《題竹谷上人院》），更道出了身處困苦境遇中對方外友人所寄予的解懸拯溺的厚望。《詩鏡總論》謂「賈島納氣終身不除」，這當然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。

賈島的抒情詩內容也相當廣泛，精粹感人。他還俗應舉，原本胸懷大志，欲有所作為。這在《枕上吟》一詩中表現得很充分：「何當苦寒氣，忽被東風吹。冰開魚龍別，天波殊路歧。」口氣自信，自期甚高。《鑒誠錄》卷八記賈島初赴舉時，「以八百舉子所業，悉不如己」，是完全可信的。然而，現實並不那麼美好如願。名場的一再失意，使他發出了懷才不遇的感慨：「志士中夜心，良馬白日足。俱為不等閒，誰是知音目。眼中兩行淚，曾弔三獻玉。」（《古意》）為古人，更是為自己深深痛惜。《載酒園詩話》又編《云》：「賈詩最佳者，終以卷首《古意》為尤。……使人讀之，不勝撫髀顧影之悲。」幾次打擊，並不足以使賈島喪失信心，《感秋》一詩中，他珍惜「歲華又虛擲」，表示「願為出海月，不作歸山雲」（《臥疾走筆酬韓愈書問》），形象地表達了用世之心的堅定。但是，當挫敗再三降臨時，賈島不得不對仕途前程表示懷疑：「若無攀桂分，祇是卧雲休。」（《青門里作》）《夕思》、《秋暮寄友人》等則是其退隱山林思想的真切流露。「縱把書看未省勤，一生生計祇長貧。可能在世無成事，不覺離家作老

人。」（《詠懷》）可以說，這是那個時代無數懷才不遇、老大無成、坎壈終生的仕子的共同憤怒。

賈島工於摹景。明謝榛譽其「秋風吹渭水，落葉滿長安」一聯「氣象雄渾，大類盛唐」（《四溟詩話》卷二），這是對其寫景詩歌的高度贊譽。方回甚至把賈島和姚合「標爲寫景之宗」（紀昀《瀛奎律髓刊誤序》），推許雖有些過當，但也說明賈島的寫景詩確有其獨到的成就。如《雪晴晚望》描繪雪景，《歷代詩發》謂其「通首俱切」，李懷民更云：「古今雪詩，至歐、蘇始稱白戰，其實自退之即不持寸鐵也。但用鬱思定力，峭骨沉響，筆補造化，無逾此作。」（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）又如他的寫景名作《題李疑幽居》，《歷代詩發》稱贊此詩「膾炙人口久矣，讀之光彩如新。」其他如《望山》、《京北原作》、《暮過山村》等，皆是爲人稱道的寫景之作。

賈島的寫景詩中，與佛家相關的景物特別值得一提。在久困名場，與僧人交往漸次頻繁時，賈島對與佛家相關的景物描寫也隨之增多。這些景物，因早已爲其熟悉，所以一旦重現筆下，便顯得特別精彩，其成就遠在平常景物的刻畫之上。如《宿山寺》，許印芳曰：「全詩有奇氣。三四乃即景佳句。」（《瀛奎律髓彙評》四七）《唐三體詩評》亦云：「句句精絕超絕，神仙中人。」清岳端亦謂此詩：「首聯十字，都是眼前平常之景，一經巨手出之，便可驚人。」（《寒瘦集》）稱賈島佛寺景物描寫爲「巨手出之」，可見其此類景物描寫達到的高度。他如「池開菡萏香，門閉莓苔秋。……鑪煙上喬木，鐘磬下危樓」（《題岸上人郡內閒居》），「山過春草寺，磬度落花潭」（《送宣皎上人遊太白》），「遠道擎空鉢，深山踏落花」（《送賀蘭上人》），等等。聞一多先生云：「早年的經驗使他」對與佛家相關的景物，「只感着一種親切、融洽，……只覺得與他臭味相投」（《唐詩雜論·賈島》），這正是賈島喜歡刻畫

此類景物，妙筆生花的原因。據《臨漢隱居詩話》載：「賈島在吟成《送無可上人》之頸聯「獨行潭底影，數息樹邊身」後，自注一絕云：「二句三年得，一吟雙淚流。知音如不賞，歸卧故山秋。」表明賈島刻畫此類與佛家相關景物的確花了苦心。紀昀曰：「（二句）蓋生平得意之語，初讀似率易，細玩之果有幽致。」（《瀛奎律髓彙評》四七）然此聯，與其着意「推敲」、「苦心吟成的《題李疑幽居》的領聯「鳥宿池中樹，僧敲月下門」，恰恰都是與佛家相關的景物，這當然不是一種偶然巧合，它充分說明，賈島的寫景詩內容盡管是多方面的，但真正精彩雋永的部分，乃是與佛家相關的景物。

關於賈島的寫景詩，過去因受蘇東坡「郊寒島瘦」（《祭柳子玉文》）之論的影響，不少論者輾轉推衍出賈島善於刻畫「瑣細幽僻」之景，所取不離蚤、螢、蟬、蛾、苔、葉、草、竹等物的觀點。這種說法，忽視了賈島筆下諸如「秦分積多峰，連巴勢不窮」（《晚晴見終南諸峰》），「晴天朔色北，河源落日東」（《送李騎曹》），「迥磧沙銜日，長河水接天」（《送友人遊塞》），以及「秋風吹渭水，落葉滿長安」等著名的寫景句子，這些雄奇壯闊、氣魄宏大的景物，在賈島集中並不在少數。可見賈島亦善於描繪氣象宏偉的景物，僅僅謂其長於刻畫幽僻瑣碎的景物，乃偏頗的一孔之見。

另外，賈島的羈旅行役及詠物之作，也有其特色，如《早行》、《暮過山村》、《方鏡》、《贈梁浦秀才斑竹拄杖》等，都是其中較好的作品。

二

賈島是中唐的著名詩人。明顧璘《批點唐音》云：「浪仙詩清新沈實，自足爲一家。……當儕之

長吉、元、白間句也。」評價是相當高的。聞一多先生曾分析過中唐詩壇的發展情形，把以孟郊爲首的五言古詩，白居易爲首的新樂府詩，和以賈島爲首的五言律詩的創作，視爲「元和長慶間詩壇動態中的三個有力的新趨勢」（《唐詩雜論·賈島》），充分肯定了賈島五言律詩在中晚唐詩壇上領袖羣倫的地位。足見其在唐代詩壇上的地位不容忽視。

賈島能取得這樣的成就，是與其復古創新的文學思想分不開的。作爲韓門弟子，賈島深受古文運動精神的影響。「我有弔古泣，不泣向路歧」（《寄孟協律》），明顯表現出傾心古初的思想。《寓興》一詩說得就更明白了：「今時出古言，在衆翻爲訛。」文學復古思想的影響，使賈島對詩壇上帶有古樸風味的詩歌極力贊美。《夜集田卿宅》云：「朗詠高齋下，如將古調彈。」《寄李輅侍御》云：「追琢鍾今後，敦龐得古初。」對田卿帶有古樸風調的詩歌，表示由衷地欣羨和贊賞，認爲李輅詩歌反復錘煉，古樸敦厚，得先秦兩漢之風，足以永世流芳，文學復古傾向表現得非常鮮明。

正是在文學復古思想影響下，還俗後一段時間裏，賈島追蹤孟郊、韓愈和張籍，努力創作五言古詩。其集中的五古五十餘首，可編年者大都作於此時，初步展露了賈島的詩歌才華。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云：「（浪仙）五古……生峭險僻，錘煉之功，不遺餘力。」紀昀評其《寄遠》一詩云：「語語深至，尤妙於一氣渾成，無斧鑿之跡。閻仙才不及東野，此詩則東野得意之筆，亦不過如此。」（《刪正二馮先生評閱〈才調集〉》）《載酒園詩話》又編《甚至謂其〈古意〉一篇「可與魏武《龜雖壽》篇並驅」》。可見此一時期賈島五言古詩的創作確有成就。

但是當賈島還俗出現於文壇時，正值元和中興局面到來，文學創作氣象一新。以古體詩創作爲主

的孟郊、韓愈，已蜚聲詩壇；元稹、白居易不但工七律，還與李賀、張籍、王建在樂府詩創作方面卓有建樹；柳宗元、劉禹錫也在邊遠州郡任上創作了不少精工雅潤的古體和七律。唯五律創作，大曆後一度顯得有些冷落。面對詩壇這種形勢，賈島要麼在古體、樂府及七言律詩方面跟在韓孟元白等人後面亦步亦趨，要麼在五律領域內一展其才，以求有成。而古文運動的真正精神，是在復古旗幟下的文學創新，韓柳、孟郊、張籍、王建、元白等，都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或直接或間接地體現了這種精神，從而出現了「詩到元和體變新」（白居易《餘思未盡加爲六韻重寄微之》）的局面，使唐代詩壇繼盛唐之後再次呈現出蓬勃氣象。

賈島不愧爲韓門弟子，他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，進一步發揚古文運動的創新精神，覲準五言律詩領域，執着苦吟，悉心推敲，終於在中唐詩壇上以五律卓然自成一家，與孟郊五古、白居易樂府詩三體鼎立中唐詩壇。清許印芳云：「島生李杜之後，避千門萬戶之廣衢，走羊腸鳥道之仄徑，志在獨開生面，遂成僻澀一體。」（《詩法萃編》）這「志在獨開生面」的贊譽，即指賈島在五言律詩方面的戛戛獨造。對此，胡應麟談中唐五律發展情形時概括得很精闢：「東野之古，浪仙之律，長吉樂府，玉川歌行，其才具工力故皆過人，如危峰絕壑，深澗流泉，並自有趣，不相沿襲。」（《詩藪》外編卷四）胡氏謂賈島五律與孟郊五古、李賀樂府、盧仝歌行各具風貌「不相沿襲」，可謂知言。由師從韓孟古詩開始，到最終以五律與孟郊並「稱『郊島』」，郊稱五言古，島稱五言律」（《詩源辯體》二五），可以說這是賈島文學復古創新思想的極大成功。賈島現存五律（含五言排律）二百五十餘首，佔去整個集子的百分之六十以上。歷代詩論家極力贊譽他的主要是在五律方面，說部所傳其於驢背上苦心「推敲」，衝撞大尹

所作的詩，恰恰也是五律（《題李疑幽居》之領聯），可見五律乃其平生精工與成就所在。

那麼，賈島的五律有什麼特點呢？《唐摭言》卷一云：「元和中，元、白尚輕淺，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豔。」賈島「獨變」之詩「格」，唐末五代詩人「謂之賈島格」（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五五引《蔡寬夫詩話》），《滄浪詩話·詩體》謂之「賈浪仙體」，《瀛奎律髓》謂之「變體」。所稱不同，却都是相對大曆以後詩壇的創作情況而言的。許學夷云：「大曆而後，五七言律體制、聲調多相類。元和間賈島、張籍、王建始變常調。」（《詩源辯體》二五）這說明賈島五律之「變格」、「變體」，是相對大曆後元和前的律體而言的，歸結起來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：

首先是對偶格律的變化。賈島「變體」的這一特點，方回等有詳細的闡釋，指出其五律領頸兩聯的對偶，大膽使用流水對、借對、寬對及以輕對重（即以物對人）等諸種對偶格式。這些較之大曆十才子和劉長卿等人，沿着盛唐的熟境常調反復詠唱，變化自然十分明顯。如《病起》領頸兩聯：「身事豈能遂，蘭花又已開。病令新作少，雨阻故人來。」兩聯皆「以物對人」，屬於「輕重對」，同時領聯又使用「流水對」。方回評曰：「老杜此等體，多於七言律詩中變，獨賈浪仙乃能於五言律詩中變，是可喜也。昧者必謂『身事』不可對『蘭花』二字，然細味之，乃殊有味。以十字一串貫意，而一情一景自然明白。下聯更用『雨』字對『病』字，甚為不切，而意極切，真是好詩變體之妙者也。」又評《京北原作》領聯云：「『日午路中客』一句似粗疏，『槐花風處蟬』句却細密，亦變體也。」許印芳評此聯云：「以物對人，與前《病起》詩『身事』、『蘭花』同一變格。」（以上《瀛奎律髓彙評》二六）二人皆以對偶的變化釋「變體」。楊慎亦云：「（賈島）五言律起結皆平平，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。」（《升菴詩話》一一）所

謂「十字一串」，亦即流水對。而這些所謂「變體」，若由大曆再向前追溯，至杜甫，便可找到淵源所自。《冷齋魯書序》曰：「（杜甫）詩支而爲六家，孟郊得其氣焰……賈島得其奇僻。……是知唐之言詩，公之餘波及爾。」（《詩人玉屑》卷一四）可見賈島之「變格」、「變體」，若在杜甫，就不是「變」而是「復」、是「承」了，只不過這些特點在杜甫那裏僅是偶露崢嶸，到賈島則將其擴大、延展，乃至登峰造極，令人視之赫然覺其「變」而有異於熟俗之常格，因而被貫休稱曰「冷格」（《讀賈區賈島集》），一般詩論家則謂之「變格」、「變體」了。

其次爲「清奇幽僻」的詩風。要恰切評論賈島的詩風，應顧及其許人和常以自許的詩風，以及整個韓孟詩派的詩歌風格。這一點，往往爲歷來論者所忽視。賈島許人也常以自許的詩風是「清新」。《贈友人》云：「五字詩成卷，清新小得偕。」對友人的清新詩風表示贊許。《寄孟協律》一詩中，島自認詩思爲「清思」。《戲贈友人》謂自己：「一日不作詩，心源如廢井。……朝來重汲引，依舊得清冷。」則明白以「清新」的詩風自許矣。至於他人，也多以「清新」推許賈島詩風。晚唐詩人薛能頗爲自負，嘗詆訶李白和白居易，然却十分推許賈島，其《嘉陵驛見賈島舊題》云：「賈子命堪悲，唐人獨解詩。左遷今已矣，清絕更無之。畢竟吾猶許，商量衆莫疑。嘉陵四十字，一一是天資。」可見薛能及當時衆友皆是以「清新」評論賈島詩風的。《批點唐音》亦謂「浪仙詩清新沈實」，《載酒園詩話又編》謂「浪仙五字詩實爲清絕」，也都注意到島詩風格「清新」的特點。

至於「奇」，乃韓孟詩派的整體風貌，賈島作爲韓孟詩派的一員，詩風自有其「奇」的一面。齊己即謂島詩「精奇」（《還黃平素秀才卷》），張爲《詩人主客圖》奉李益爲「清奇雅正主」，列賈島爲「升堂」